

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郁離子 四

樹怨 郁離子曰：「樹天下之怨者，惟其重己而輕人也。所重在此，所輕在彼，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，高其智以下人之能，而不顧夫重己輕人，人情之所同也。我欲然，彼亦欲然，求其欲弗得則爭。故爭之弗能，而甘心以讓人者，勢有所不至，力有所不足也，非夫人之本心也。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為，然後為盛德之人，雖不求重於人，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，是謂不求而自至。今人有悻悻自任者，矜其能以驕，有不自己出，則不問是非皆以為未當，發言盈庭，則畏之者唯唯，外之者默默焉。然後揚揚乎自以為得，而不知以其身為怨海，亦奚益哉？昔者智伯之亡也，惟其以五賢陵人也。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，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，亦獨何哉？」

唐蒙薛荔

唐蒙與薛荔俱生於松、樸之下，相與謀所麗。唐蒙曰：「樸，不材木也，蒼而翳。松，根石髓而生茯苓，是惟百藥之君，神農之兩師，食之以仙。其膏入土，是為琥珀，爰與冰玉、瑯玕同為重寶。其幹聳壑而干霄，其枝樛流，其葉扶疏，爰有百樂弦箏之音。吾舍是無以麗矣。」薛荔曰：「信美，然繇僕觀之，不如樸矣。夫美之所在，則人之所趨也。故山有金則鑿，石有玉則剛，澤有魚則竭，藪有禽則薙。今以百尺梢雲之木，不生於窮崖絕谷人跡不到之地，而挺然於眾觀，而又曰有茯苓焉，有琥珀焉，吾知其戕不久矣。」乃梟而附於樸，鑽蟻蟻之穴以入其條，纏其心而出焉。於是樸之葉不生，而柯枚條幹悉屬於薛荔，中虛而外皮索籜如也。歲餘，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為雪宮之梁。唐蒙死，而薛荔與樸如故。

畏鬼

荊人有畏鬼者，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，莫不以為鬼也。盜知之，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，惴弗敢睨也。若是者四五，然後入其室，空其藏焉。或俯之曰：「鬼實取之也。」中心惑而陰然之。無何，其宅果有鬼，繇是物出於盜所，終以為鬼竊而與之，弗信其人盜也。郁離子曰：「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，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。二世之心疑矣，乃過其請以怒恬，又煽其憤以激帝。知李斯之有諫也，則揣其志而先宣之，反覆無不中。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，雖謂之曰：『高實為之。』弗信也。故曰：『讒不自來，因疑而來；問不自人，乘隙而入。』繇其明之先蔽也。」

賞爵

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，士有俘盜以請賞者，予之金，不願而請爵。大夫不可，郁離子請予之。大夫曰：「爵王章也，弗可濫也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大夫之言是也。然吾嘗觀於圃人矣，果實之未摘，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；及其既摘，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啞之矣。漢曲之處女，色若朝虹，觀者慕之，不敢求也；一旦於倡家，則儇子、佻夫、庸奴、賤皂之有金者，皆得而覬之。今朝遷之尊爵，大盜得之，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，而猶有願之者，未之思也，矧敢斬乎？北鄙之儇人以肉豢狗，而怒其子竊食其馐，於是室家離心。子必悔之。」

井田可復

或問於郁離子曰：「井田可復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何如其可也？」曰：「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。夫民情久佚則思亂，亂極而後願定。欲謀治者必國民之願定而為之制，然後疆無梗，獨無閭。故令不疚而行。」請問之，曰：「天下之宴安也，人不嘗苦辛，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，而易於怨上。故一拂其欲，則憤激而思變，有從而倡之，亂斯作矣。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，非為苟也，畏未得其利而先睹其害也。故民猶馬也，廐牧以安之，豆粟以飫之，且而放之，莫不振鬣而奔風，牝鳴而牡應，嘶馳驟突，惟意所如，不可逐而羣也，及其負鹽車，歷羊腸，流汗踣足，饑不得秣，倦不得息，踰數百千里而歸，望皂纜如弗及，見圍人而敏沫，則雖鞭之使逸，否矣。及此而調之，其有不服者乎？是故聖人與時偕行，時未至而為之，謂之躁；時至而不為之，謂之陋。今民風不淳，而古道之廢興，欲不欲者各半。故以大德戡大亂，則井田亦可復也。」

竊糟

客有好佛者，每與人論道理，必以其說駕之，欣欣然自以為有獨得焉。郁離子謂之曰：「昔者魯人不能為酒，惟中山之人，善釀千日之酒，魯人求其方，弗得。有仕於中山者，主酒家，取其糟歸，以魯酒漬之，謂人曰：『中山之酒也。』魯人飲之，皆以為中山之酒也。一日，酒家之主者來，聞有酒，索而飲之，吐而笑曰：『是予之糟液也。』今子以佛誇予可也，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。」

論物理

郁離子曰：「天地之呼吸，吾於潮汐見之；禍福之素定，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；同聲之相應，吾於琴之弦見之；同氣之相求，吾於鐵與磁石見之；鬼神之變化，吾於雷電見之；陰陽五行之消息，人命係其吉凶，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；祭祀之非虛文，吾於豺獮見之；天樞之中，吾於子午之針見之；巫祝之理不無，吾於吹蠱見之；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，吾於人之脈色見之，觀其著以知微，察其顯而見隱，此格物、致知之要道也。不研其情，不索其故，格於耳目而止，非知天人者矣。」

慎爵

郁離子謂執政者曰：「物之所貴於天下者，以其少有而難得也。如使明珠如沙，黃金如土，則人皆得而有之，其何以能貴乎？故服有章，爵有等，使人不可以妄覬，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。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。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為爵曰：『以飲有功者。』邯鄲之圍解，王跪而執爵進酒，為魏公子壽，公子拜嘉焉。故鄙南之役，王無以為賞，乃以其爵飲將士，將士飲之皆喜。於是趙人之得爵飲，重於得十乘之祿。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，於是秦伐趙，李牧擊卻之，王取爵以飲將士，將士皆不飲而怒。故同是爵也，施之一不當，則反好以為惡。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。」

天裂地動

或曰：「《傳》曰：『天裂陽不足，地動陰有餘。』然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天道幽微，非可億也。然以吾觀之，天裂陽不足是也；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。夫天渾渾然氣也，地包於其中，氣行不息，地以之奠，今而動焉，豈地之自動乎？觀乎地之動也，蓋象夫震掉顛揚，而不為跳躍奮舞之狀也。夫既不為跳躍奮舞，則豈地之自動乎？其必有以使之然矣。然則地之動也，非其自動也，繇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。猶舟之在水，其動也繇乎水，非舟之自動也。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；地動亦陽不足，而非陰有餘也。」

奕翼翼，冬暄夏清。輿馬達於陸除，鳴騶導以升階。高坐華裯，尊嚴若神，卒列貔貅，吏排雁行，肅肅踳踳，秩秩如也。聽欬傳聲，神搗鬼訶，發號施令，理訴決訟，出言而侍者辟易，指顧而瞻者踟躕，千人離立，跂望顏色。其喜也，溫若春日之熙，其怒也，凜若秋霜之飛，雷霆起於頰舌，而死生判於筆下。吾願與先生謀之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孔子曰：『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款段之馬，黑貂之裘，囊無百錢，橐無贏金，慷慨辭家，踴躍遠游。曳裾而入公門，掉舌以動王侯，一語之合不覺前席，更僕秉燭，熏心酣骨，執鞭為之駭汗，虎士為之吐舌。於是出辭成法，建畫為律，條九章以富國，發六奇以制敵，陽謀陰間，神授鬼伏，指揮而白虹貫日，顧盼而長庚入月，蓋樗里不能測其機，孟賁不能當其決也。是以一言貴於千金，一諾重於千鈞。吹則猛虎豎毛，噓則寒谷生春，警欬折五兵，譚笑卻三軍，氣使燕趙之豪，威讐齊楚之君。吾願與先生論之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孔子曰：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戎卒十萬，虎賁三千，犀革之車，駕以馱馱，服以駒駘，造父御戎，烏獲為右，士如熊羆，馬如騰龍，豁闕魚休，殷谷匄邱，掛以重鎧，被以鮫函，炫耀冬冰，燁燁晨星，純鉤太阿，縵理龜鱗，雄戟揚虹，忬矛掣蛇，舒光發輝，上纏斗杓。乃有角端之弓，魚牙之矢，控弦而滿月在手，覆瓿而蹲甲吞羽，黃間谿子，時力距黍，九牛引挽，發若雷吼。於是乎白書如茶，赤羽如葑，大旆鋒旗，植以玄戈，建九旂之霓旂，蔚雲旋而森迴，山陵為之低昂，太陽為之寢光。乃布天衡，乃列地衝，風雲鳥蛇，龍虎翕張，屹兮如山，儼兮若城，渾渾沌沌，莫窺其形。吾願與先生將之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孔子曰：『俎豆之事則嘗聞之，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西方之域有真人焉，廣大神通，浩浩無涯。其力可以幹造化，回天地；其功可以拯墊溺，拔罪苦。起死扶生，剖頑燭冥；窈窈愔愔，蕩掃六淫；寂寂默默，滌除百惑。如翦草萊，不遺一莠；如龍用壯，莫我能當。不震不搖，障翳自消；不悚不難，百怪自散。如鏡去塵，其光粲新；如蓮出水，淨無泥滓。以能不滅不生，長存至精；不形不體，無往不在；放之無外，收之無內；幽靜恬漠，永享至樂。吾願與先生求之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孔子曰：『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太極渾渾，分為乾坤，乾坤翕闔，結為日月，日月代明，播為五精，二五媾真，形而為人，玄黃兩間，獨為物靈，得天全也。是故軒轅黃帝訪於廣成子而受訣焉，其訣曰：『穆清漻兮沕杳冥，洞晃朗兮觀吾庭。掃氛埃兮驅蟲蛇，部署眾神兮集子家。時風雨兮若晦冥，疏不壅兮待其生。調其行兮和厥止，保其受兮為孝子。收六區兮歸一握，仁靈芽兮苴乃核，乘應龍兮入寥廓。』吾願與先生追之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語曰：『死生有命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願聞先生之志。」

郁離子愀然曰：「公子！三王既沒，孔子道塞；九流楊墨，百家並出；淫辭橫說，從橫反覆；慘害陰毒，恫疑恐惑，變幻白黑。如森之發，可使晦日；如水之激，可使漂石。縈紆迴遶，以蠱以賊，此其章章者也。其矯者則謂天地為蘧廬，黔首為蟲蛆，文章禮樂皆不足為，以耀以夸，使人染之如膏，吞之如鉤，虛浮譎詭，誑生罔死，舍形索影，慢棄倫理，此皆迷生之曲蹊，蠹世之巨蠹也。方今威弧絕弦，枉矢交流，旬始機槍，降魄流精，為狸為豺，為蛟為蛇。犬失其主，化為封狼，奮爪張牙，飲血茹肉，淫淫灑灑，沉膏膩窮淵，積骸連太陵，無人以救之，天道幾乎熄矣。而欲以富樂為樂，娛遊為適，不亦悲乎？僕願與公子講堯、禹之道，論湯、武之事，憲伊、呂，師周、召，稽考先王之典，商度救時之政，明法度，肄禮樂，以待王者之興。若夫旁途捷岐，狙詐詭隨，鳴貪鼓愚，僥幸一時者，皆不願也。」

於是公子赧然，頤頰發赤，目眊舌強，再拜受教，曰：「鄙人不學，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，如垢得滌。願為弟子，幸甚至哉，服膺無斁。」